

|| T h e c i t y w i n d s ||

同门师兄「北大醉侠」孔庆东作序推荐

老那◎著

城市蜿蜒

我们都在蜿蜒城市中 左冲右突 寻找出路
一曲隔世兄弟的青春挽歌



万卷出版公司
WANJUAN PUBLISHING COMPANY

|| T h e c i t y w i n d s ||

同门师兄「北大醉侠」孔庆东作序推荐

老那◎著

城市蜿蜒

我们都在蜿蜒城市中 左冲右突 寻找出路
一曲隔世兄弟的青春挽歌



万卷出版公司
WANJUAN PUBLISHING COMPANY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城市蜿蜒 / 老那著 —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04 6 (万卷原创文学书系)

ISBN 7-80601-524-8

I 城 II 老·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01371 号

出 版 者: 万卷出版公司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 编: 110003

联系电话: 024-23284442

邮购热线: 024-23284448

E-mail: hbbzbs@mail.lnpgc.com.cn

北 京 市 金 红 发 印 刷 厂

各地新华书店发行

幅面尺寸: 1230 × 880 mm

印 张: 9

字 数: 180 千字

2004 年 6 月 第 1 版

2004 年 6 月 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丁建新 佟晓波

特约编辑: 贾世海

责任校对: 孙明慧

装帧设计: 企豆工作室

定 价: 18.00 元

隔世兄弟

——序老那《城市蜿蜒》

孔庆东

这两年不大爱沾北大的边，因为社会上的长舌男实在太多了，你一提北大他们就假装恶心呕吐，说你们又来吹北大卖北大吃北大，其实北大最糟最烂最愚昧最自恋最不与时俱进连个一品大员也混不上等等。这些长舌男的恶毒攻击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有些北大的坏人坏事还真被他们顺便给殃及了一下。因此我出于避嫌，在北大问题上经常采取明哲保身的右倾机会主义立场。反正北大是不怕恶心呕吐的，哪座宏伟的建筑物四周不养活一群百花齐放的乞丐呢？

日前，国家海关干部老那同志千里迢迢打电话来，请我给他的新作《城市蜿蜒》写篇序。这小子也没告诉我是写北大的——我想他是不愿意用“北大”二字来打动我，这正是北大人的骨气。或者说，也是北大人的自信——他相信我读上一读就自然会好歹给他写上几句。

老那这小子蒙对了。我在一个飞雪的下午读完了《城市蜿蜒》后，立刻谢绝了采访赶走了儿子掐断了手机打开了电脑，准备像某些装腔作势的首长一样，罗罗嗦嗦地讲上三条。

第一条，小说写得不好，而小说的内容实在太好。打动我的不是小说家和理论家们整日叫嚣的什么狗屁“技巧”，我们老那兄弟根本也不会什么技巧，他就是小说中那些“北大窝囊废”里的一个。老那以前的作品也是没有技巧，只有“呈现”。他把他知道的人五人六，好歹组织成主语谓语宾语，连冷盘和热炒都分不清，就一围裙兜到你桌上。吃吧，刀工不讲究，玩意儿可是大补哇。毕业这么多年了，这老那依然这么土，海关工作都洗他不清。可见北大害人之深也。孟子说，小说技巧太好了，就是“以辞害意”。而老那呢，大概属于“以意害辞”，或者说，“以北大害文学”了。

第二条，小说里的人和事，真的太多，假的太少。拘泥于真人真事，也就更加发挥不出什么“技巧”。小说里不但有许多真人的名字：孔庆东、蔡恒平、吴晓东、孙玉石、缪哲、范伟、邱小刚、钱理群……连那些虚构人物的事迹也是“真的”。在新加坡离开人世的“兰小宁”就是我们班的，在成都勇斗歹徒而牺牲的“贾四等”是跟我住在一个楼道的。所以与其当成一部“小说”读，不如当成北大回忆录来读。我说过，我发明的《狗日的北大》是可以由弟兄们来共同完成的，这部《城市蜿蜒》也不妨可以

看作是《狗日的北大》之一章。我有一篇调侃文章叫《分配狂想曲》，这《城市蜿蜒》就是专写80年代的北大学生毕业分配后初涉江湖的种种苦乐悲欢的，而且“城市蜿蜒”这名字比“分配狂想曲”更好，更暧昧，更伤感，更钻人肺腑。你想知道60年代出生于五湖四海、80年代荟萃于未名湖畔的新中国一代“多余人”的丰功伟业和侠胆柔肠吗？《城市蜿蜒》不留神间春光乍泄，透露了一组时代的密码。

第三条，小说投入太多，节制太少。从一开始，叙述者就陷入了没完没了的细节，好像一个率队实习的模范班长回来后向班主任不厌其烦地汇报每一路人马的枝枝蔓蔓。忧伤、感人，也不乏幽默的“开心一刻”，但又令人频频涌起“隔世”之感。值得注意的是，小说最后交待：所有的主人公都死了，都在2001年之前死了。我读到这里，轻叹了一声：我的好兄弟，你们都死了，把我们丢在了这个冰冷罪恶的新世纪。实际上，我们也早都死了，今天的我，跟那个80年代的我，已经是“隔世”之人了。

序言写到此处，忽然远在珠海的84级兄弟王伟正打来电话，喜洋洋地告诉我：他的眼睛刚刚做了手术，已经由2500度的“近视巨无霸”变成“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的正常男人了。他说：第一次发现世界原来是这样清清楚楚的，是只用眼睛就能够把握的。所以他要告诉阿忆、告诉我、告诉弟兄们，他的世界不再模模糊糊……我想起当年在北大32楼下棋时，他从来没有看错过车、马、炮，

他巨大的身躯平俯到棋盘上每“搜狐”一次，就意味着一轮凶猛的进攻又开始了。而现在，体重100多公斤的他也要“两世为人”了。我们的大学时代，越来越模模糊糊了，大学时代的我们，也渐渐由模糊而飘逝、而飞升。只有眼前的这个世界，越来越清晰地展露出血盆大口，白厉厉的牙齿，酷似蜿蜒的城市风景，吞噬着无边的白云和蓝天。

于是我更加难以收拢漂漾的思绪，眼前漫涌着无数青春的面容。不论生死，不论聚散，他们都是我的隔世兄弟。

目 录

第一章 1

送走江一，照二孤零零回到宿舍。似乎为了配合照二的心情，大楼里空无一人，连暑期留校的低年级学生也不见一个鬼影。照二在楼道里走了一圈，看到一楼的传达老头还在，相信自己不是在梦里。

第二章 28

女领导从抽屉里拿出一本空白调令，认真地填了起来。领导填调令的时候，江一不好站在旁边看，就四处东张西望。人事处很多人，男男女女进进出出的，大家都显得很忙碌。

第三章 54

马独用说：俺再抽根烟，那孙子要是还不来，俺就自个儿吃去。抽到一半，感觉门口一暗。马独用眯着眼瞅一瞅，可不是咱兄弟老贾吗？

第四章 80

照二拿了车钥匙，却站在门口不动，双眼定定地看着姑娘。那眼神有些如梦如幻的感觉，搞得姑娘很不好意思。姑娘说：又怎么啦？照二说：我没钱哪。

第五章 117

他脚前放着一只很大的皮箱，还有一只旅行袋。江一说：哎呀兄弟，你怎么来了？贾四等说：你丫舍得下来了？我等得地球快灭了。

第六章 159

马独用有些后悔听了贾四等的话，没跟阿笑谈一回恋爱。她尽管文化水平不高，可她的肉体很迷人，跟她在海南岛的椰树下接吻拥抱，那感觉一定非常好

第七章 190

照二站在19楼入口处，心里又给那股莫名的悲痛完全笼罩，他看见王元在手臂上扎了条黑纱，正站在楼梯口。她好像一直等在那里，等待着每一个学生。她的一个学生，比她年轻几岁的学生就这么走了。

第八章 228

江一本想转身就走，可他无法挪动脚步，一直站在那里目送着马珏，直到她美丽的身影在转角处消失。他知道，从今以后，那将是内心深处永远的痛。

第九章 258

江一扭头想看一眼校南门，一辆汽车刚好开过来挡住了视线。等视线再度开阔时，只能寻觅到校南墙依稀的脊背。江一紧紧闭上眼睛，不觉热泪盈眶。

第十章 2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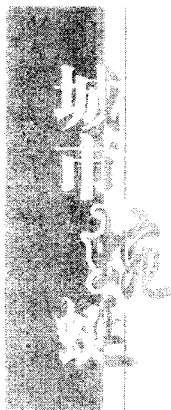
本书主人公结局：照二，一九九五年三月，随中央电视台赴西藏采访途中，遭遇车祸身亡；马独用，一九九八年五月，北大校庆期间，心脏病发作，死于送往医院途中；江一，二〇〇〇年九月，因肾功能衰竭死于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第 1 章

CHAPTER ONE

【一】

送走了马独用，江一和照二松了口气。两人在走廊里来回地踱步，每人穿一只破拖鞋。走廊里空荡荡的，光线很暗，因为路灯全让人砸坏了。以前这里挂满了衣服，一路走过去，总要接受无数的甘霖。有时靠墙还会堆上几部旧自行车，要是深夜回来，常常会一脚踩到轮辐里。照二说：这么大地方全是我们俩的了？江一说：可不是吗？两人放声大笑起来，乐不可支。他们走到靠东的阳台，在阳台的水泥围栏上坐下。那地方视线开阔，向南可以看到出版社的门口，有几个人在往小货车上装书，向北可以看到学三食堂，还没到吃饭时间，食堂门口一个人也没有。三角地有两个人



在看布告栏上的广告。这几天没干什么，可是很累，都是送人给送累的。其实路程也不远，从宿舍到学校南门，再到332路车站，也就三五十步路。可丫挺的很讨厌，不一齐走，今天走两个，是去海南发财的，明天走两个，是去广州寻梦的，后天走两个，是去石家庄打发岁月的，大后天再走两个，去成都找温馨的。江一和照二天天去送人，跟人拥抱，重复同样的话：多保重，后会有期。他们拎着一大箱小包，跟人屁股后面走，装做欢喜的样子。

学生处在门口贴了张纸条，限定江一们8号离校，那天是7号。照二说：明天还去查小便？江一说：去。江一说：明天还去跑单位？照二说：跑。他们趴在阳台上看楼下的水泥路面。那条路很平，也很少人。从出版社门口下来有一个斜坡，那是一条下坡路。宿舍门口也有一个斜坡，那是一段上坡路。后来有个同学写了篇文章，题目就叫做：上坡路和下坡路是同一条路。这个题目狗屁不是，里面的东西更是烂得发臭。上届有个学生从二楼跳了下去，想体验水泥路面的柔软程度，结果摔瘸了一条腿。他们都记得那个场面，那家伙瘸着一条腿在校园里走来走去。他觉得自己是个英雄，大家都觉得他是个臭蛋。想起来就像在昨天。照二说：有跳的欲望吗？江一说：有。照二说：咱不能跳。江一说：不跳，傻逼才跳呢。

吃饭时间到了。不想去食堂，几毛钱一个菜，吃了四年，吃怕了。去南门口的甲天下。两人从二楼阳台往下走，迈着碎步。甲天下做的是学生的生意，全是家常小

炒，味道好，价钱也公道，但对穷学生来说，吃一顿还是够奢侈的。两人在靠窗的地方找了位子，可以看街上的风景。要了两个冷盘，十支啤酒，吃着喝着，想过去的日子。

江一在毕业体验时查出尿里有蛋白，医生怀疑是肾炎。因为涉及到毕业分配的问题，所以医生很慎重，要他去北医三院复查。那几天江一每天都跑医院，验小便，拍片子，等化验结果。照二则满大街跑，找机关，找公司，他说看尽了天下人的脸色。他爸一天拍几个电报，死活要他留北京。给江一看病的是个中年妇女，长得很端正，慈眉善目的。她还是个教授呢。教授看了他的小便验单和片子，摸了摸江一的肾区，问他有什么症状，譬如腰痛呀、疲倦呀。江一自然说没有，可他知道是有的，一吃了中午饭他就想睡觉，以前可不这样。以前他生猛得很哪。还有他怕冷，怕冷水。有一天在五四游泳池游水，突然冷得牙齿打颤。那时日均温度至少在三十几度。旁边一位同学看见了，很关切地问他怎么了。江一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他以前可不这样。以前在家里读书时，大冷天的，光身穿一件棉袄，尽管觉得冷风刺骨，寒气入心，但绝对不会让身体颤抖。读了几年书，把身体读垮了吗？

江一问教授如果是肾炎，结果会怎么样。教授说：难讲，有人一年甚至几个月就死了，有人拖了二三十年。江一一听心就寒了。这不等于判了死缓吗？漂亮医生看他面色灰暗，安慰他说：也有治好的。江一担心的是眼前的这

道坎儿怎么过。回家养病可真是等于判了死缓，如果分配到了单位，那就等于官司还在打，总有一线希望。分到单位条件也好得多，还可以公费医疗。江一的鬼算盘打得很精，他在去北医三院验尿时，让照二屙了泡尿。他知道自己尿多少总有一些问题。照二的尿自然干净得很，别说蛋白，连盐都没有。这小子正长身体，吃多少都不够吸收，哪里有蛋白漏出来？教授说：怪了，不像肾炎呀，会不会是直立性蛋白尿。教授一脸茫然，看到江一也是一脸茫然，他是给那个陌生的名词吓着了。教授说：是这么回事，人总有些异常的时候，譬如说，运动过度呀，劳累过度呀，或者饮酒过度呀，这时候小便里就会有些蛋白，回去睡一觉，蛋白又没有啦。这样吧，你做个二十四小时的小便检验，如果正常，我就给你开一个直立性蛋白尿的证明。

江一在宿舍里睡了一天。他的单位一早就定了，广州的一家中央派驻机构。这家单位当时有三个人争，书记和班主任照顾给了他，另外两个人因此意见大得很呢。江一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有尿就爬起来往桌上的啤酒瓶里屙。他在桌上放了三只空啤酒瓶，想看看一天的尿可以装满几只瓶子。好在照二没找到工作，不然孤零零的就不知道日子怎么过。照二给他的老乡害了。那是一个部队的老乡。照二跟部队里的人关系好，来往很密，没想到分配时派上了用场。有一个级别很高的领导同志帮他联系解放军报，原来以为敲定了，照二就在校园里游荡起来，同学们

四处找关系，跟招生单位的人见面，他就眯缝着两只鼠眼，在一边看热闹。等到同学们全找好了单位，招生单位也撤走了，他那个部队的老乡突然打电话来（他不敢来见面，否则兄弟把他拆下来零吃），说：黄了。照二一头雾水，什么黄了？花儿黄了？还是麦子黄了？老乡说：解放军报黄了。照二一听蹦起老高，骂道：我操你——。操他老妈也没用。他说：这不是拿兄弟寻开心吗？然后他就开始折腾自己的能量，把自己搞得尖嘴猴腮的，裤腰带往里紧了两个扣眼，可就是沾不着单位的边。

照二从外面回来的时候，江一正睡得昏头昏脑。照二在床头坐下，点了根烟，说：兄弟，你也就是漏点蛋白，没什么大不了的，饭总得起来吃吧？江一说：这人不能没事干，没事干的人最容易消磨意志。照二说：屁话，吃饭才是正经，起来吧。江一起来穿鞋，发现两只鞋子全脱了线。江一看看照二。照二说：别看我，我的鞋子也烂了，刚扔垃圾桶里，赶明儿大爷我去买一双布鞋穿。江一说：兄弟，差点把正经事给忘了，再借你一泡尿用用。照二说：借尿？那还不容易，我这就给你去屙。照二从床底下拖出一只啤酒瓶，一路小跑去了厕所。一会儿拎着瓶子回来了，他把瓶子举到眼前，看了看尿的颜色，黄不拉几的，他说：这是我的尿吗？这尿的颜色不正呀？江一说：是呀，够浑浊的，别不是有病了吧？照二说：你别吓唬我，我胆儿小。他把瓶子放在桌子上，江一似乎闻到了新鲜的尿臊味。照二看见桌上还搁着几个啤酒瓶，他凑近了

琢磨了半天，才看明白那里面装的是什。江一说：你慢慢琢磨吧，我去医院了，等我回来吃饭。

江一去找姑娘借自行车。姑娘是同学们对班主任的称呼。这丫头很腼腆，当了四年老师，跟学生说话还是脸上红云朵朵。姑娘和党支书住在一起。党支书是江一的老乡，每次见到江一，总要问问他对党的看法。临近毕业了，江一还没交入党申请书，老乡很替他着急。年青人就是不知道轻重缓急，等他工作了才知道有多少后悔事。江一很怕女老乡的目光。他本来想跟姑娘多些感情交流，但一想到姑娘跟党支书住在一起就望而却步。如今为了省几角钱的路费，只好深入虎穴了。想到这里，江一有种义无反顾的感觉。进了门一看，女老乡不在，一问才知道回乡下省亲了。姑娘坐在床头看书，看的竟然是王力的古代汉语，大概是在准备研究生考试，或者是在备课。这丫头整天就坐在宿舍里，看书看书，也不知道找个人拍拍拖。她知不知道生活里面有个叫爱情的东西？姑娘终于把书放下了，伸了个懒腰（她还会伸懒腰呢）。姑娘说：结果出来了吗？是不是肾炎？江一说：还没呢，正想找你借自行车，去北医送尿。姑娘看见江一手里拎着的啤酒原来是尿样，不禁满脸绯红。她赶紧从桌上抓起车钥匙扔给江一，轻声说：小心点。

去北医江一是轻车熟路。除了这些日子天天去，大四时他也经常光顾。那时是陪江西老俵。这人是前结巴，一急就讲不出话来，于是老憋着，结果把自己憋出了毛病。

毕业前几个月，广东公安厅来招人。这种单位没人愿意去，可老俵愿意去，大家就鼓励他去面试，还给他出了很多主意，这下可把他吓坏了，他进去后不光前结巴，还后结巴，也就是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事后江一跟马独用进去跟人家解释，说老俵可是个好同志，他平时不这样，说话可顺溜了，就是有时见不得级别高的领导。你们不是招厅长秘书吗？他以后天天跟领导在一起，见得多了就不怕了。那家伙就装孙子，嘻开嘴直乐，乐完了去逛八达岭，也不知他回去怎么交差的，大概是把北大的哥们儿寒伦了一顿，然后去中大找了个人凑数。江西老俵可惨了，前结巴的病还没好，脑子又不好用了。他先是担心找不到单位，接着担心找不到老婆，最后担心身体散了架。一逮着机会他就去找江一诉苦，说身体的某一个部分出了问题。要是问他哪个部分出了问题，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就像一部开了些年头的车，要说哪儿坏了，也说不出来，就是一开上路就觉得状况不对。江一作为团支书，不光听人诉苦，还得尽些陪护的义务。那时在北医三院看病可不容易，上午去排队挂号，下午排队看病，中午没地方去，回学校又太远，就买了个盒饭，坐在街边石凳上吃。一吃完了饭，江一就觉得非常疲倦，非趴在石凳上睡一觉不可。江西老俵可精神了，不停地找他讲话，一点也不结巴了。江一后来才想明白，原来老俵身体没出问题，倒是自己的身体出了问题。

江一把自行车停在医院门口，想着这是姑娘的车，不